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八十五

瑞安孫詒讓學

匠人爲溝洫主通利田閒之水道疏匠人爲溝洫者記都鄙采地治井閒溝洫之制也與遂人鄉遂之溝洫制異對文五溝各有其名散文則通謂之溝洫注云主通利田閒之水道者小司徒注云溝洫爲除水害遂人注云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是也通利謂去其離闕使不湛溢賈疏云古者人耕皆畎上種穀畎遂溝洫之閒通水故知通利田閒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

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疏耜廣五寸者治溝洫必用耜因段以起度也詳車人疏云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者以下並記井田五溝形體之法井田溝洫之度起數於壟中之畝畝字當爲𡿨說文々部云々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倍々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々重文畝古文々从田从川畎篆文々从田大聲六畎爲一晦並據此經爲義程瑤田云溝洫廣深之度起於畝匠人之畝此人力所爲在田間古然田間之畝又分爲兩事一爲百畝行列之畝因以爲田間水道之始一夫百畝中容萬步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然則畝廣六尺長六百尺詩所謂禾易長畝是也百畝則百畝

矣信南山之詩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畫其經界之謂疆分其地理之謂理是故疆之以成井所以別夫也理之以成畝所以爲畝也畝有東南故畝有縱橫順其地理以分之而已矣一爲播種行列之畝漢書食貨志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爲畝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爲畝長終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生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根苗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夫畝廣六尺畝廣尺畝三畝三尺也餘三尺與畝相間分高下所謂壟也以長畝平百行是爲一夫百畝廣六百尺其始也畝一壟蓋百畝百壟今更爲畝以播種一夫三百畝亦三百壟耨壟草隤其土於畝以附根則畝浸高壟浸下屢隤屢附壟

與畎平故曰壟盡而根深也代田者更易播種之名畎播則壟
休歲歲易之以畎處壟以壟處畎故曰歲代處也與周禮一易
之田意蓋略同是故代田之爲畎也畎三之以畎度畎則畎六
畎說文云六畎爲一畝猶云六尺爲一畝也案程說是也凡畎
包在畝廣六尺之中每畎三畎三壟壟以種禾賈所謂畎上種
穀是也畎以通水其在畔者因以爲畝之分畧程所謂百畝則
百畎是也漢志代田之法亦一畎三畎而於畎中播種墾土附
根則畎壟相平不可辨識此自是趙過之別法與古田制不甚
合許亦就畎壟相平言之故畝有六畎蓋卽兼三壟數之也又
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
畎也高注云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爲畎三

尺爲畝彼云耜六尺者指耒木言之與車人文正同而謂耜廣八寸以言一金之耜則侈於此三寸而以八寸成畝則又勝於此二寸蓋秦法貴小畝也但此經畝廣一尺合兩耜乃能成之而彼謂一耜成畝於文例終不能合不必強爲牽傳高誘謂畝三尺則似據一畝三畝除壟言之與呂覽本文亦不相應也云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者倍畝之廣深以爲遂也遂釋文作隧云本又作遂阮元云隧俗字遂正字程瑤田云畝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畝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畝水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

首也。注云古者耜一金者賈疏云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詒讓案金卽耒耨鐵刃著於庇者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蒼云耜耒頭鐵也月令注云耜耒之金也廣五寸然則廣五寸者謂刃也其庇木無五寸云兩人併發之者里宰所謂合耦也賈疏云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二人雖共發一尺之地未必並發案賈說是也耦耕但二人同耕不必同發徑尺之地此經一耦之伐則依同發計之欲見畛廣深一尺爲五溝起數耳云其壟中日畛者莊子讓王釋文引司馬彪云壟上曰畛壟中日畛程孫田云壟陂阪之名平地中之高者也有畛然後有壟有壟斯有畛故曰壟上曰畛兩壟之中則畛故曰壟中日畛也呂氏春秋任地曰上地棄畛下地棄畛又辨土曰大畛

小畝地竊之也又曰畝欲廣以平畝欲小以深皆言境中之畝
云畝上曰伐者段玉裁校改上爲上是也說文土部云城治也
一亩土謂之埒耒部云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段氏云此與
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稍不同鄭云畝土曰伐伐即城依
考工記二耦之土爲伐許云一耦之土爲伐即一亩土謂之埒
也案段說是也此本作畝土曰伐校者不達妄意其對上壟中
爲文因誤改土爲上不知壟中曰畝者壟高而畝下畝壟異地
故云壟中此伐與畝同地伐即發土以爲畝則不得云畝上明
矣賈疏釋伐爲畝上高土蓋所見本已誤伐即埒之借字其字
又通作發俗作塏國語周語云王耕一畝韋注云一塏一耦之
畝也王無耦以一耦耕宋庠舊音引賈逵本作一發注云一發

一耜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發深尺蓋王無耦以一耜爲發諸侯以下有耦則以二耜爲發故賈許韋二君並以一耜所發之土謂之發坎與此經以二耜所發謂之伐文異而義同耦之度起於二耜伐之名不定於二耜也云伐之言發也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盧植禮記注亦云伐發也蓋伐土卽發土說文艸部云芟草根也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爲撥故謂之芟伐撥發聲義並同云𦵏𦵏也者𦵏亦當爲𦵏釋文云𦵏與𦵏同古今字也案依說文則𦵏爲古文𦵏爲小篆實一字也隸譌作𦵏漢時通用𦵏字故鄭以𦵏釋𦵏亦以今字釋古字也云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者賈疏云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腳耜今猶然也詒讓案說文木部云耜耒也芟兩刀耒也

耜卽耜正字耒與耜形制略同但耒柄直耜轅曲故許通訓耜爲耒也漢時耜兩金蓋與耒同爾雅釋樂郭注謂大磬形如犁鎬蓋據晉時橫縣之磬言之故有兩岐爾雅釋文云江南人呼犁刃爲鎬犁鎬卽指兩金耜也古耜爲一金故有耦耕漢無耦耕而耜爲兩金故鄭謂古耦耕之遺象云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步百爲晦晦百爲夫是也韓詩外傳云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案廣長相等所謂方也遂在一屋三夫之間卽爲一夫百畝田之首故知此田首卽一夫所佃之田也云遂者夫間小溝者據遂人云夫間有遂但遂人之遂在一夫之間其長竟夫則六十丈此遂在三夫之間其長竟屋則百八十丈長短不同而一夫三夫通得謂之夫間五溝

周禮正義

禮八十五

五

楚學社本

遂爲最小故云小溝也程瑤田云遂人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東西之閒也而匠人之遂在屋閒屋閒亦東西之閒蓋南畝卽橫遂之短長雖不同其受東流之卽水則同也屋閒爲東西則其南北之閒但疆之以別夫賈所謂夫閒無遂是也鄭注匠人田首之遂爲夫閒小溝承用遂人之文非有誤也以井閒可通十井命之則夫閒亦可通三夫命之然是記脩辭之法恐人誤以兩遂之形體爲同其實故別之曰田首而不名夫閒又井田有夫三爲屋之名其遂實在屋閒則夫閒之名移之三夫南北疆別之處適符其實此賈命井中無遂者爲夫閒亦因事立名也云遂上亦有徑者明記止詳五溝而不及五涂文不具也賈疏云按遂人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彼溝澮法此井田法雖不

同遂在夫閒遂上有徑則同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廩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智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蒞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徹者徹也。斂者藉也。籠子曰：治地莫善於斂，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斂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斂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斂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諸孟

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蒞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蒞者催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蒞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圭之言圭絜也周謂之士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疏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者程瑤田云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間之稱澗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間而受水者也案程謂遂長連十井此約計大數也以井田

周禮正義卷八十五

七

卷八十五

實地計之遂長實止連入井詳後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
深入尺謂之澶者程瑤田云溝十之舍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
咸入於澶澶縱當兩成之間故曰成間有澶也澶之長連十成
亦不嫌成間之稱澶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間而受遂
水者也案程亦約計之也以井田實地計之成中含六十四井
溝長亦止連入成詳後云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澶者澶說文《部》作《澶》卽《澶》之段字詳遂人疏方言云度
廣曰尋左傳杜注云度深曰仞此經五溝廣深皆以相倍爲數
澶廣二尋深二仞廣深各丈六尺尋與仞度廣與測深異名也
漢書鼂錯傳引兵法云丈五之溝與此澶相近溝澶散文通也
仞之尺度注未釋鄉射記注云十尺曰仞其說此經當與彼同

故遂人注云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澮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
不云澮倍澮蓋亦以二仞爲丈有四尺也書旅獒僞孔傳云八
尺曰仞孔疏云匠人有畎遂溝澮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
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
尺曰仞鄭玄曰七尺曰仞與孔意異今案孔引鄭義卽據鄉射
注以孔說推之則聖證論有破鄭之語其釋此記澮廣深等或
卽本王論而鄉射賈疏則謂王肅依小爾雅四尺曰仞是王又
有二說矣今攷仞之度數古說不同鄭云七尺論語包注呂氏
春秋淮南子高注楚辭王注郭璞司馬相如賦注引司馬彪說
論語皇疏莊子陸釋文並同說文人部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
淮南子原道訓許注云八尺曰仞孟子趙注王肅聖證論孫子

曹操李荃注山海經郭注漢書顏注管子尹注並同而小爾雅廣度云四尺曰仞漢書食貨志顏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曰仞則尤爲差異金鶚云仞字从人明是以人身爲度考工記云人長八尺則仞爲八尺可知說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蓋釋从人之義許說自確但仞與尋亦稍有不同尋用以度廣故取於兩臂之伸仞用以度深故取於一身之長記云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廣深相等同爲八尺其廣言尋深言仞則尋以度廣仞以度深可知矣鄭君以仞爲七尺於經無據鄉射禮賈疏以爲書傳云雉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宮仞有三尺除二尺之外只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也不知經傳凡言有幾者皆奇零之數若適足一丈則當言築宮一雉何必言仞有三尺乎惟

仞爲八尺其宮牆過於一丈故言仞有三尺也案金說致塙足
正鄭說之誤程瑤田云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
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閒有澮也賈云井田之法畛縱
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
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
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唯吾子戎車之利
也此畛縱爲東畝卽橫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
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夫閒縱者但分其
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閒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
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
無南畝矣豈其然乎陳喬樞云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

周禮正義

禮八十五

九二卷傳本

五百四十七

十爲終終十爲同統言土地之數耳其實井邑丘甸縣都之法皆積四成八成容一甸甸六十四井方八里縱橫數之皆八井入八爲六十四井也同容四都六十四成爲四千九十六井積六十四甸之數縱橫數之皆八甸亦入八爲六十四成也則其溝洫之制自當從井法而入井共一溝成爲八溝八溝之水皆注之洫八成共一洫洫長終同同爲八洫入洫之水咸注之澮方爲合制故匠人文但言井間成間同間與遂人制異也知匠遂溝洫之異則不當仍倣遂人之意以十爲數案陳說是也此職與遂人溝洫形體之異程說得之而此職溝洫以八積數則當以陳說爲正程約計之尙未密合也凡五溝積數每井有一溝三遂每成有一洫入溝百九十二遂每同有一澮入洫四千

九十六溝九萬八千三百四畝其五涂則經與遂同畛與溝同
涂與澗同道與澮同也 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者對遂人治
野爲畿內鄉遂之制也賈疏云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
云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小司徒注同云
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者小司徒注謂采地制井田異
於鄉遂此又謂公邑亦不制井田者載師注云公邑謂六遂餘
地天子使大夫治之故鄭謂亦同鄉遂不制井田金鶚云鄉遂
之民皆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
五家相比何不可制井田乎凡言邑者皆四井爲邑也若不制
井田何以名公邑乎小司徒云攷夫屋夫夫屋者井田之制也
鄉遂有夫屋蓋其餘地皆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

若無井田何有夫屋乎案金說是也公邑不徒六遂之餘地稍縣都皆有之凡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皆取之公邑以與之其絕除者王收其地則復歸之公邑是公邑與采地隨時更易不可豫定也田制則井與不井一成而不可易若如鄭說則公邑與采地田制迥異假令本爲公邑而取爲采地則將盡易其不井之田而爲井本爲采地而反之公邑又將盡易其已井之田而不爲井紛紛更改有是理乎云三夫爲屋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說同云屋具也者詩秦風權輿箋同爾雅釋言云握具也屋握字亦通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屋三爲井是井有三屋九夫之地三三相具其出賦稅并其治其井間之溝也論語學而

皇疏云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曰爲屋也皇氏亦訓屋爲具而義與鄭異依鄭義澮與溝爲方長雖竟成方十里而中包一甸實田止六十四井其方亦八井也凡一千四百四十丈加入溝八畛共八丈通一千四百四十八丈也云方十里爲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澮者明此經之成與小司徒四丘爲甸內外相包卽彼注所云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澮相包乃成耳是也依鄭義一成八溝則溝在井間而其長竟八井凡一千四百四十丈加遂徑各二十四共十四丈四尺通一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也賈疏云司馬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載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長載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言云成者據通治溝澮而說爲

有二種故鄭細分計之八里爲甸出田稅緣邊一里并之則二里治澮以成閭有澮故使其治澮也詒讓案緣邊者猶小司徒注云旁加也成積百井統溝澮所占三十六井之虛地計之則方十里而爲成除溝澮所占之虛地計之則止有八里六十四井而爲甸澮在成之緣邊甸包在中故云中容一甸其澮在成閭亦一甸出田稅之人其治之緣邊一里指治澮之地非治澮之人所居也但此所加之地實并井閭之溝言之澮在緣邊溝不在緣邊鄭止言緣邊治澮者欲取整數計之耳詳小司徒疏云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者亦明此經之同與小司徒四縣爲都內外相包彼除治澮之虛地言之故爲四縣依鄭義澮長雖竟同方百里而

中包四都實田止四千九十六井其方六十四井也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丈加入池八涂共十二丈八尺又加遂徑各一百九十二共一百十五丈二尺通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八丈也賈疏云此據小司徒而言彼經四縣爲都注云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云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者賈疏云據載師職而言按彼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三百里外至畿五百里內言此者欲見三者采地之中有此井田助法引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者賈疏云欲見鄉遂及公邑之等爲溝洫貢

子法與采地井田異云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者夫卽九夫之夫謂田稅皆於夫征之特以遠近制其輕重故有什一什二等之異也引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以下至蒞者籍也者並孟子滕文公篇文引之者明三代授田定賦之法不同蒞孟子作助說文耒部作耨蒞卽耨之俗趙注云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徹取物也籍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案助法公田在私田外則不得於七十畝內取七畝以助公家趙說非是劉熙說同趙訓徹爲取亦與鄭異詳後其三代田制異同之故趙氏無說王制孔疏引劉熙皇侃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

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
論語皇疏義同王制疏又引熊安生云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
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
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什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左傳成十
五年孔疏從劉皇義賈疏又載或解云三代受地多少應同今
云夏后氏五十股人七十周人百畝者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
六遂上地不易加五十畝有四等據授地之法夏言五十而貢
者據一易之地家得二百畝常佃百畝荒百畝其佃百畝常稅
之據二百畝爲稅百畝爲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者據六遂
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五十畝稅一百畝猶百畝稅七
十五畝舉全數言之故云七十畝而助也周人百畝而徹者據

上地不易者而言百畝全稅之故云百畝而徹也案依劉皇說則殷民稀於夏周民又稀於殷既非事情依熊說則夏乃二十而稅一殷乃十四而稅一與什一之率尤不合如賈引或說則四等之地三代所同不宜一代各據一端爲論以上三說並不可通顧炎武萬斯大錢塘金鶚並據獨斷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七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三代田制不同者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一里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畝是之謂名異而實同案諸家謂三代田制名異實不異殷畝小於夏周畝小於殷皆至當不易之論據先鄭後注舉少康有田一成證十里爲成後鄭小司徒注亦

引彼以證井牧之制則二鄭亦謂三代田制名異而實不異顧
萬錢金諸說實冥符古義但蔡說三代尺度不同西漢以前無
文可證論衡正說篇云周以八寸爲尺而夏殷無文通典吉禮
引白虎通又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十二寸爲尺周以八寸爲
尺則殷尺特長又與蔡說不同鄭王制注謂周尺八寸爲六國
時亂變法度之言則三代異尺之不足信可知徐養原亦謂古
者以律起度黃鐘之管無短長則尺度亦無大小此較甚塙然
則尺度長短之說究未盡安竊謂殷之畝小於夏周之畝又小
於殷者止由畝法有異猶周以百步爲畝秦漢以二百四十步
爲畝也其尺寸步里則三代未必不同惜古籍淪佚無由一一
核算耳引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勛以下者亦孟子文趙注云龍

周禮正義 禮八十五

五百四十八

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賈疏云孟子本爲莫不善於貢今注有無不字者蓋轉寫脫耳云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勘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以下並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答語鄭云文公問井田者從文使也趙注云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案國中什一者卽鄉遂貢之法也別於助言之故云使自賦趙說未僚又趙據載師職園廩

釋國中則以野爲通鄉遂都鄙言之郭門以外悉用九一之制以孟子下云鄉田同井證之自謂鄉用九一助法蓋孟子意在重助故爲此論與周制不必合趙說深得其指若鄭意則以鄉遂用貢當孟子國中什一以都鄙用助當孟子野九一義自不同至趙以國中爲當二十而稅一乃依載師園廩法不可以爲田稅之通率且與孟子什一之語相戾不足據也云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廣說授田之法圭田詳載師及後疏餘夫受田詳遂人疏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者趙注云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同鄉之出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

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案周田制有不易一易再易然無爰土易居之法趙說亦與經不合詳大司徒疏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者舊本井字不重宋董氏本注疏本並有與孟子合今據增趙注云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其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案趙謂公田八十畝以二十畝爲廬舍鄭所不從詳後云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勤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訪也者孟子引

詩以明周之用德兼用其也鄭注云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
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獨殷人
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
云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論語顏淵篇文何氏集解引
鄭注云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
法又引孔安國云二謂什二而稅引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
傳曰非禱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者左傳文杜注云公田之
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
足遂以爲常故曰初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
稅不過此云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者明以上所引經傳

言周一代之制或貢或助或徹似相錯迕世人不寤或以爲疑故下又分別說之也載師是用貢法孟子論語是用徹法詩與春秋是用助法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者以稅夫無公田故載師任地惟近郊什一遠郊以外皆過於什一也程瑤田云鄭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之云卽此注所謂以司馬法論之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之事孔氏王制疏引鄭注而說之以爲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卽爲井田稅夫不與畿外同最得鄭指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者賈疏云詩云雨我公田公田是助法春秋初稅畝亦是助法論語云盍徹乎得是天下之通法亦助法也孟子荅畢

戰井田引詩爲證亦周之助法故摠云助法不稅夫也詒讓案
春秋論語所說是魯制孟子所說是爲滕言並是邦國之法故
鄭定爲邦國制公田不稅夫也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
穀者與趙岐說同云勸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者
據孟子爲說也說文耒部耨字注云商人七十而勸耨耨稅也
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
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云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
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者賈疏云
鄉遂公邑之內皆鄰里比閭等治民之官旦夕從民事因此促
之使先治公田故不得恤其私故爲貢法不得有公田也案公
邑不得爲鄰里比閭之制賈說非是詳載師疏云邦國用勸法

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者釋文作藝也云音藝今本藝作藝又無也字案經注例樹藝字作藝道藝字作藝此注疑當與道藝字同詳大司徒疏左昭十三年傳云貢之無藝杜注云藝法制孔疏引服虔云藝極也一日常也鄭意貢法無公田有稅夫助則助治公田而不稅畿外諸侯自專其國政易於貪暴故爲制公田使從助法以防其稅民無準極若魯稅晦之爲也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者亦據載師職論之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者鄭論語注義同後漢書陸康傳云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陸說與鄭異而以通詁徹亦同然鄭雖以通徹轉相訓釋而未宣究其說以此注求其指趣蓋據貢十一助九一通二一法以爲率故云通其率以

什一爲正詩大雅篤公劉徹田爲糧鄭箋亦云什一而稅謂之徹王制孔疏云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解皆九夫爲井入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則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旣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十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

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爲周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詩小雅甫田孔疏說亦與劉同徐養原云鄭言周別無徹法但貢助兼行卽謂之徹又九一爲九中取一什一爲十外取一合之則爲二十而取二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說與其實皆什一之文不合未可從金鶚云孟子九一是九中稅一則什一當是什中稅一非什一而稅一也孟子言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以九一與什一所差甚少亦可謂之什一也若必貢助通率而爲什一則殷人不兼貢法何以爲什一乎又云夏小正云初服丁公田是夏亦用助法大雅公劉云徹田爲糧公劉當夏時而行徹法又夏用助之一證夏殷並兼貢助是周徹法之義非取通乎夏殷也案金鶚劉孔說是也漢書

食貨志載李愷說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十一之稅十五石此卽周貢法什中稅一之證鄭所謂以什一通其率者本謂周人兼用貢助二法通而計之其大較不離什一非必以什一自賦爲什一而貢其一合之九一爲二十而取二乃爲通什一之率劉孔申鄭似皆未得其指然徹之名制舊說多異孟子趙注謂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王制孔疏及孝經邢疏引孟子劉熙注說同是謂徹本無公田但家受田百畝而官取其十畝之稅也姚文田云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足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須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

周禮正義

禮入十五

十九

卷之二十一

五百四十八

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徐養原云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私田卽公田也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莫之云者至極之辭也然則二者之間固有稍繼於助而較優於貢者其徹之謂乎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是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徹者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其法之小異者也案姚徐皆據司稼之文以周經證周法塙不可易但以此經賦法攷之司稼所云者是以年之上下爲賦法輕重之差也而載師任地則四郊甸稍縣都有十一至十二三等之法是又以地之遠近爲輕重之差矣周之徹法蓋當兼此二者徹之二云者通乎地之遠近年

之上下以爲斂取之法鄭詰爲通趙詰爲取兩義當兼存但鄭以爲通貢助則未得其義凡載師司稼之法皆通行於畿內邦國蓋徹爲周之正法斷無畿內不用而唯行之邦國者鄭以徹專爲諸侯法亦不察之論也徹之異於貢助者蓋無論鄉遂溝洫都鄙井田皆家受百畝稅夫無公田則與助法異而與貢法略相類但貢法所稅之數有定如李悝所說一畝收百五十石什一稅十五石者歲無論豐歉壹以此爲常額自非大荒地征所斂必盈此數龍子所謂貢者率數歲之中以爲常者是也若徹法則稅夫歲無常額以地與年參相校爲之差龍子以有常率爲貢法之不善明徹爲無常率之善法矣但年上下難以率定輕重之數全以司稼之巡視爲準所任或不得其人則豐年

容有隱匿之弊而款歲又有培克之憂固不如助法公私殊區
畛域明白之善耳又案鄭以論語證諸侯之行徹又以孟子證
邦國有公田說皆未埒周之邦國亦有鄉遂溝洫縣鄙井田之
異皆稅夫不制公田與畿內同此徹之本法通於天下者也公
田雖爲助之正法而據夏小正則夏時或已有此制蓋其由來
甚久但以九服之中疆索不同容有沿襲舊制而未能盡改者
先王以俗教安不欲強更其區畛故周詩有公田之文此亦如
左定四年傳所說康叔封衛啓以商政之類非周邦國必制公
田也孟子則以助法爲至善欲更制以救戰國橫征之弊亦非
謂公田爲徹之本法故孟子援大田詩而云惟助爲有公田明
徹無公田與貢同也若徹兼助法有公田則公田爲周本法所

有何必援大田詩爲證耶互詳司稼小司徒疏云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者鄭意邦國雖用徹法以什一爲通率而據孟子則亦郊外用助郊內用貢外內異法與王畿同也賈疏云此云野九夫而稅一卽彼云請野九一而助此云國中什一卽彼云國中什一使自賦云九一而助者一井九夫之地四面八家各自治一夫中央一夫八家各治十畝八家治八十畝八家各得二十畝八家各得二畝半以爲廬宅井竈葱韭是十外稅一也國內據民住在城中其地卽在郊內郊外鄉遂之民爲溝洫爲貢法言十一亦十外稅一者也漢書食貨志既有井田饒民二畝半之事是以宋均注樂緯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皆饒民詩云俾彼甫田歲收十千鄭云

井稅一夫其田百畝通稅十夫其田千畝成稅百夫其田萬畝
不言饒民者以經云歲收十千校一成之內舉全數而言鄭亦
順經從整數而說其實與諸家不殊也詩甫田孔疏云史傳說
助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
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
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
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
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
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
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
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

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自治之安得
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
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
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
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
儒是又失鄭旨矣案孔說是也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
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又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家得百
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卽班志所
本說文广部云廛二畝半也一夫之居蓋亦同班義惟鄭詩禮
箋注並無是說故孔謂鄭與彼異而賈氏此疏反引彼以述鄭
義疏矣金鶚亦云九一爲助法以九百畝而得一百畝也若公

田僅八十畝是輕於九一矣亦與孟子不合五畝之宅皆在邑中猶今之村落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乃於田畔爲之以避雨與暑大不容一畝必無二畝半之廣在公田之中也案金說也是也賈謂什一爲什外稅一亦沿劉說之誤云圭之言珪潔也者珪注本作圭亦通此釋孟子圭田之義孟子趙注說同說文土部云珪古文圭从玉蜡氏注云圭絜也九章方田篇別有圭田乃三角田形之一與孟子王制圭田不相涉也云周謂之士田者戴師云以士田在近郊之地注云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是也互詳彼疏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日有田一成者左哀元年傳文引證方十里爲成也詳小司徒疏云又曰列國一同者襄二十五年傳文引證方百里爲同也詳大司馬疏

專達於川各載其名達猶至也謂滄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
其名者識水所從出疏專達於川者此川謂大川管子度地篇
云水之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是也爾雅釋水
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彼指
山谷水道川小於溝澮與此異注云達猶至也者樂記注云
至猶達也行也是至達可互訓云謂滄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
者謂滄不復更注它溝徑入大川故經云專達於川也云載其
名者識水所從出者國語晉語韋注云載記也謂記識水所出
之原此統川滄等言之書呂刑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載川名
若水經所釋是也賈疏謂惟識滄水所出處說未核凡天下之
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通其壅塞疏兩

山之閒必有川焉者程瑤田云澮達於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澮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賈疏云此言同閒有澮澮水入川其川是自然而有又非平地而出必因山閒有之云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者遂人云川上有路注云路容三軌此涂卽路也散文通稱賈疏云大川不可輒越巡川必當有涂地勢然也 注云通其壅塞者釋文無其字又壅作雍案壅卽雍之俗秋官雍氏亦作雍釋文本是也賈疏云川與涂皆是通其壅塞也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溝謂造溝防謂脉理屬讀爲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疏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者以下通論治溝之事與上井田溝澮之制異 注云溝謂

造溝者賈疏云此溝非謂廣深四尺在田間者下云梢溝三十里而廣倍當是人所造溝瀆引水者云防謂脉理者說文目部云防地理也此地防亦卽謂地之脉理也大戴禮記勸學篇云孔子曰夫水其流行庫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云屬讀爲注者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此讀爲注者易其字也云孫順也者學記注同說文心部云孫順也孫卽孫之借字案鄭意理孫猶云順理卽大戴云循理是也逆助理孫文有值到耳王引之云理孫皆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文曰順理也亦通云不行謂決溢也者說文林部云櫛水行也不行卽謂不流決溢旁出爲溝若逆地理則溝土不固而善崩水不順理則其流注不暢必橫逆決溢不能行矣云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

也者書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又云又北播於九河詩周頌
般孔疏引鄭彼注云播散也引以證禹爲洪水逆地理又不順
理故鑿之播之使無衍溢孟子公孫丑篇云當堯之時水逆行
汎濫於中國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逆防不
理孫卽所謂水逆行也梢溝三十里而廣倍謂不壅地之溝也
鄭司農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梢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
廣倍疏梢溝三十里而廣倍者梢當作梢注同賈疏引輸人梢
其數爲釋明賈所見本此經字與彼同今本疏梢溝字亦從本
蓋後人依已誤之經以改疏也互詳輸人疏 注云謂不壅地
之溝也者對上田間諸溝爲壅地設也鄭司農云梢讀爲桑螵
蛸之蛸者輸人梢其數先鄭讀同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擬

其音耳案段校是也云梢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者
梢舊本亦作蛸蓋涉上而誤明監本毛本作梢段玉裁從之又
於梢下增溝字云輪人注云梢除也此云梢水漱齧義略同案
梢字實當作梢溝字當從段增先鄭意此溝是水自漱齧而成
非人力所爲後鄭則謂亦人力所爲但非爲墾地耳二君義異
江永云梢謂掘地爲溝也下流納水多故三十里宜倍於上流
之廣其廣當以漸而增也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坎爲弓輪水
行欲紆曲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
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疏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者此卽大
戴禮記所說水流倨句之義賈疏云言凡行停水者水去遲似
停住止由川直故也是以曲爲因其曲勢則水去疾是以爲磬

折以參伍也程瑤田云奠水止而不行今欲溝而行之爲直溝無益也若爲巳句之溝欲其行而反鬱之亦無益惟用曲矩度其倨句使中乎磬折又非一磬折而已也參之伍之令多爲磬折之形以奠水之流行無滯而後已 注云坎爲弓輪水行欲紆曲也者易說卦云坎爲水爲溝瀆爲弓輪引之明行水之法與弓輪同取紆曲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者阮元云余本停作亭是也說文有亭無停段玉裁云亭亭停正俗字古本作亭易奠爲亭猶易奠爲定也云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者磬氏爲磬股爲二鼓爲三先鄭意行奠水不可全直亦不可太曲必行之停之使直行少曲行多其率若三之與五與磬之股鼓相應而後水自能行疾也然經參伍義本

不如此程瑤田云記言行奠水之曲折當如磬折之倨句以形體言三五者言不一其磬折無定數也司農乃謂直行三折行五紀其直體之數而昧於曲體之形且以三當股二宜以四五當鼓三今但約之以三五何不直云磬折以一二三之爲道其實也案程說是也欲爲淵則句於矩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疏欲爲淵則句於矩者說文水部云淵回水也管子度地篇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上行奠水謂道停水使之行此爲淵謂滯行水使之停二義相備也賈疏云凡川溝欲得使教淵之深當句曲於矩使水勢到向上句曲尺則爲迴淒自然深爲淵驗今皆然也程瑤田云欲爲淵而但爲磬折之倨句不能也卽句之而爲中矩之倨句亦猶不能搏激其水勢而使之過

類在山其淵終不能成惟準曲矩之正方而句之或如倨句之
楊形且又句之如倨句之宜形相其來水之緩急與其地脈之
所宜而權衡之自能成莫測之深淵矣 注云大曲則流轉流
轉則其下成淵者流轉謂回旋也爾雅釋水云過辨回川郭注
云旋流列子黃帝篇云流水之潘爲淵殷氏釋文云潘本作蟠
蟠洄流也管子度地篇云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復推前
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卽大
曲則流轉成淵之義程瑤田謂流轉又宜激而匯之使回旋激
掘乃能成淵案程說亦注義所該也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
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猶蓄也鄭司農云滌讀爲
廣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厚立謂淫讀爲淫液之通疏凡溝

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者以下兼明築防之法稻人云以防止水注云漱猶齧也者說文水部云漱水盪口也齒部云齧噬也案漱本爲盪口引申爲凡水盪物之稱齧謂水衝隄土猶齒之噬物也呂氏春秋開春論云昔王季厯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水之漱土謂之齧也鄭司農云淫讀爲廐者司服注同云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厚者說文水部云淤澿滓濁泥也司服先鄭注云廐陳也此水淤泥土留著防間助之爲厚亦與陳義相近云玄謂淫讀爲淫液之淫者淫液見樂記謂與饘氏淫之以蜃義同賈疏云謂以淤泥淫液使厚也段玉裁云鄭君不改字而與大鄭意同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崇高也方猶等也綱者薄其上

疏

凡爲防廣與崇方

者以下記治防之度也賈疏云假令隄高丈二尺下基亦廣丈二尺云其綱參分去一者防形上殺而下侈以備潰決也賈疏云三四十二上宜廣八尺者也 注云崇高也者總敘注同云方猶等也者梓人注同云綱者薄其上者綱注例用今字當作殺詳玉人疏防以捍水凡水愈深則其下壓之力愈大防下當水之衝宜厚培其土以抵水之壓力而自上而下陂陀衰側亦可以減其激蓄之勢故知綱是薄其上檀弓注云坊形旁殺平上而長是也管子度地篇云春三月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管子說隄小其上卽此所謂綱也但以下文大防外綱之文推之則尋常不甚大之防當內外殺率正同蓋內殺六分之一外殺亦然合內外爲三分去一也九章算

術商功篇云今有隄下廣二丈上廣八尺高四尺彼高不與廣
方所殺分率亦較臆而大下小上形法則與此同**大防外網**又
薄其上厚其下**疏**大防外網者管子度地篇云大者爲之隄小
者爲之防此大防卽所謂隄也隄防對文則異散文得通 注
云又薄其上厚其下者賈疏云此文承上參分去一而云外網
故云又薄其上厚其下雖不知尺數但知三分去一之外更去
也江永云大防宜殺其外不殺其內也外必殺者使下厚而上
不傾內不殺者所以當水之衝也然則兩邊皆殺者非大防也
案江說與鄭異諦審鄭意蓋謂防大則其廣崇皆增而水之深
度與壓力亦大增非益厚其下不足以爲固經云外殺者明內
殺亦與小防恒度同唯其外則於恒度外更增其殺之分率實

因防外之下基培之益厚則上彌見其薄而其殺於下者自不止三分之一矣鄭說尋文似疏審理實密江氏則謂大防亦止三分殺一惟所殺者全在外其內當水者則直上不殺欲以傅合經外殺之文而於理似未切姑存之以備一義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程人功也溝防爲溝爲防也疏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者賈疏云言深者謂深淺尺數戴震云古九數有商功爲此也預爲布算以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一日之式大致可知又以一里之式平之注云程人功也者賈疏云將欲造溝防先以人數一日之中先作尺數是程人功法式後則以此功程賦其丈尺步數詒讓案九章算術商功篇爲隄溝有冬春程人功若干尺求用徒幾何之術李藉音義云程課程也唐六經

云凡役有輕重功有短長以四五六七月爲長功二三月八九月爲中功以十十一十二正月爲短功中功以十分爲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一分此卽以日長短程人功之法云溝防爲溝爲防也者明溝防爲兩事並宜先爲式也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里讀爲已聲之誤也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者江永云舊讀里爲已非也以一日之功築鑿幾何又以一里之地計幾何日幾何人力則可依附此而計用幾何衆力也案江說是也鄭震沈夢蘭說同但傳疑當爲敷之借字書禹貢禹敷土大司樂注引敷作傳是其證說文支部云敷施也此傳衆力亦言爲役要以施衆人之功力也 注云里讀爲已聲之誤也者鄭未達里爲式之義故依聲類破爲已字言爲式旣畢然後可以

令衆而傳其力然非經義也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立謂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又曰約之格格椽之橐橐疏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者以下廣論城道宮室版築之事任猶轉人任正之任小爾雅廣器云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築土縮版必用繩索故云任索約大汲其版則版傷而束土無力與不縮同故謂之無任也注云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者汲沒形相近說文水部云沒沈也故書作沒蓋謂引繩太過陷沒其版則橈而無力義雖可通而不及作汲之長故杜破之也云立謂約縮也者爾雅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郭注云縮者約束

之詩大雅縣孔疏引孫炎云繩束築版謂之縮云汲引也者說
文水部云汲引水於井也引申爲凡引物之稱穀梁襄十年傳
汲鄭伯范注云汲猶引也縮版時恐版不附植不可築土故必
引之云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者植弓一日而三斬版孔疏
謂築墳之法所安版側於兩邊而用繩約版令立後復內土於
版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版平則斬所約版繩斷而更置於見
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徧如此其墳乃成此築防牆之法當與
彼同必以繩束版兩版相去如防與牆之厚實土其中而後可
用杵杪築之也云大引之言版撓也版撓築之則鼓土不堅矣
者繩束版引之太過則版不能勝而撓曲及下土而築之則外
出而鼓起其土雖築不能堅也引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者

大雅緜文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以索縑其築版上下相承又云約之格格築之橐橐者小雅斯千文毛詩格格作閣閣傳云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云約謂縮版也與此注同引此二詩者並證約爲縮之義也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疏葺屋參分者說文轉部云葺笑也笑以茅葺葢屋賈疏云葺屋謂草屋草屋宜峻於瓦屋注云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者賈疏云按上堂脩二七言之則此注脩亦謂東西爲屋則三分南北之間尺數取一以爲峻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三分取四尺爲峻瓦屋四分取三尺爲峻也焦循云以屋爲三角形下平度脩丈二尺中分之爲兩句股則每句六尺股四尺弦七尺二寸爲葺屋句六尺股三尺弦六尺

七寸爲瓦屋也困窮倉城逆牆六分逆猶節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網困圍倉穿地曰窮疏困窮倉城逆牆六分者記四等逆牆之率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說文齊部云牆垣蔽也土部云墉城垣也案散文牆墉亦通稱此城有逆牆者卽所謂女牆也說文冒部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又土部云堞城上女垣也釋名釋宮室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城上垣曰陴說言於孔中陴倪非常也亦曰陴陴俾倪也言俾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逆牆六分城高以一分爲之假令城高九雉則以上一丈五尺卻爲逆牆困窮倉逆牆放此禮書引尙書大傳云天子貢庸諸侯疏杼鄭注云貢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直之牆疏猶衰也杼亦牆也言

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案伏傳杼卽序之段字依鄭彼注說則諸侯以下廟寢之牆亦皆有殺不得正直但與囷窖倉城卻牆不同耳 注云逆猶卻也者廣雅釋言云卻退也卻牆謂牆上退卻殺減其廣也云築此四者大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綱者綱注例亦當作殺此明經逆牆冢囷窋倉城爲文也賈疏云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於上去二尺爲綱上惟二尺其囷倉城地上爲之須爲此綱其窋入地亦爲此綱者雖入地口宜寬則牢固也焦循云疏知丈二尺則厚四尺者以記文牆厚三尺崇三之準之也高得六分九尺之一則厚得三尺之半爲逆牆之度云囷圓倉者說文口部云囷廩之圓者圓謂之囷方謂之京九章算術商功篇有圓囷劉注云圓囷窋也亦云圓囷也釋名

釋宮室云困穢也藉物繒繒束縛之也焦循云月令中秋穿竅
窳修困倉高誘云圍曰困方曰倉蓋於屋之中建牆或方或圓
以貯穀其上不接屋爲逆牆也廩爲屋室之名倉困窳則廩中
貯粟者之名云穿地曰窳者釋文云窳劉古孝反依字當爲窖
作窳假借也案說文穴部云窳窖也窖地藏也廣雅釋詁云窖
窳藏也月令仲秋穿竅窖呂氏春秋作窳窳窖聲近義同古多
通用故劉昌宗讀爲窖也呂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窳高注亦云
穿地曰窖又仲秋紀注云穿窳所以盛穀也義並與鄭同焦循
云月令注云方曰窖蓋掘地作方形內四面亦爲牆設深六尺
則口上一分縮卻一尺故寬於下計之若方一丈其口上高一
尺之處則方一丈二尺也堂涂十有二分謂階前若今令辟祓

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爾雅曰堂涂謂之陳疏注云謂階前者謂堂下東西階前之路以甃甃之高於平地也李如圭云堂塗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甃案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甃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甃將曲者至門內甃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甃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甃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案聘禮饗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云若今令辟祔也者釋文辟作甃祔誤祔宋余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及注疏本並作甃今從嘉靖本與集韻十四皆引甃注合置疏本作辟云漢時名堂塗爲

令辟祓令辟則今之博也祓則博道者也阮元云古𢇛字多作
辟今金石猶有存者莊述祖云音義祓音𢇛說文示部祓宗廟
奏祓樂从示戒聲衣部無祓字廣韻祓釋典有衣祓古得切一
切經音義相傳云謂衣襟也未詳所出明祓字惟釋典有之令
𢇛祓之祓卽鍾師奏祓夏之祓祓𢇛互相借音義从衣音階皆
非是祓當从示古哀反借作𢇛說文𢇛階次也堂涂桑博爲階
次故曰令𢇛祓無取乎衣祓之義也丁晏云釋宮𢇛祓謂之𢇛
注𢇛祓今江東呼爲𢇛𢇛說文瓦部𢇛𢇛也土部𢇛𢇛適也
毛詩中唐有𢇛傳𢇛𢇛𢇛也禮運注瓦𢇛𢇛祓字亦作𢇛史記
封禪書壇三𢇛徐廣曰階次也漢郊祀志作𢇛師古曰𢇛重也
三𢇛三重壇也音該祓讀爲𢇛鼓之𢇛古字通用案莊丁說是

也云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者賈疏云名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峻者取水兩向流出故也丁晏云國語衣之偏袷韋昭注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莊子緣督以爲經釋文李云督中也引伸之凡物之中央曰督焦循云疏云上下者自中至邊之謂兩旁郭綱故中央峻也引爾雅曰堂涂謂之陳者釋宮文彼文涂作途詩小雅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毛傳云陳堂塗也又陳風防有鵲巢云中唐有壁傳云唐堂涂也孔疏引孫炎云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釋宮又云廳中路謂之唐蓋堂下之涂謂之堂涂廟寢並有堂則堂下路同有堂涂之稱爾雅唐陳訓別者散文則異也此經堂涂亦兼廟中寢中言之周

書作雒篇載五宮之制有隄唐孔注云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此堂除常法十二分止取一分爲峻更峻之卽所謂隄唐與實其崇三尺宮中水道疏注云宮中水道者說文穴部云竇空也又冒部云隄通溝以防水者也隄竇聲義略同月令穿竇審鄭注云入地隋曰竇方曰窖案竇若今陰溝穿地爲之以通水潦者其形隋方廣狹由便崇則三尺也墨子備城門篇云百步爲幽隄廣三尺高四尺與此經度數亦相近左襄十年傳華門闔竇之人杜注云竇小戶穿壁爲門上銳下方狀如圭也儒行及說文竹部並作圭竇與此竇異賈疏以爲一非也牆厚三尺崇三之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疏注云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者明以此爲約率也賈疏云高恒兩倍於厚不要厚三尺

高九尺假令厚六尺高丈八尺皆依此法故云以是爲率足以相勝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脣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檣之木頭取名焉易巽爲宣髮疏車人之事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云半矩謂之宣者釋文云宣本或作寡亦作宣案或本蓋依今易改此經不足據也又釋文亦作本與正文不異疑有誤或當云注亦作宣阮元謂蓋下注引易爲宣髮本亦作寡誤合爲一條亦通此總明車工倨句形體之法數也程瑤田云百工皆持矩以起度而倨句之度法遂生於矩焉矩者倨句之正方者也

由是而句焉則半矩謂之宣又云矩有直者有曲者倨句之云折其直矩而爲曲矩故直矩無角周髀所謂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折之爲曲矩則一縱一橫而爲正方之角周髀所謂折矩以爲句廣二股脩四又所謂合矩以爲方又所謂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凡正方之形謂之一矩是矩也當其未折時一直物而無角其數九其體略占曲矩之倍及其折之爲曲矩則橫五縱四其體略存直矩之半兩矩合之縱橫皆五荀卿書所謂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者指曲矩而言之也故當其未折而爲直矩也伸之無可伸何倨之有屈之不必屈何句之有及其折爲曲矩而謂之一矩由一矩之折而漸伸之出乎一矩之外名之曰倨其倨之角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由一矩之折而

復屈之入乎一矩之內名之曰句其句之角亦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而此或倨或句不能悉數者呼之爲角不辭也今以其可倨可句也於是合倨句二字以名之凡見無定形之角則呼之爲倨句此考工記呼凡角爲倨句之所昉也故車人之事爲倨句發凡起例而折直矩爲正方之一矩以爲一切倨句之權衡乃表判一矩之角而二之曰半矩又云車人一記其起例有二道起例於半矩者爲凡造物發斂不同形是爲倨句之例起例於半柯者爲凡造物修短無定數是爲尺寸之例是故倨句之例不可以尺寸言故以半矩一矩加半而數之尺寸之例則必紀之以數故曰柯長二尺以爲半柯一柯二柯三柯之定限

注云矩法也者爾雅釋詁文案此矩卽與人方者中矩之矩

鄭誤以宣櫨等竝爲長短之度故別訓矩爲法非經義也云所
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者鄭誤以此經
爲說長短之度而一矩半矩度無明文故以意定之謂取法人
身長八尺上下分之有此三節因以求其數也淮南子倣真訓
高注云脛腳也云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者
賈疏云鄭欲推出宣之長短之數以人長八尺三分之六尺各
得二尺其二尺又取尺八三分之各得六寸又以二寸寸爲三
分爲六分三分之各三分寸之二故云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
也程孫田云鄭謂矩爲法以法人長八尺三分人長之八尺以
其一之二尺六寸有奇爲一矩半之爲半矩如此則三尺之柯
斷不可以言矩四尺五寸之一柯半斷不可以言一矩有半案

周禮正義 卷八十五

五百四十九

程說是也鄭所推宣櫨斲尺度皆以車人爲車柯三尺之文
增減求之不知此文自泛論倨句之形而非計長短之度一櫨
有半之倨句與三尺之長本不相謀也云頭髮皓落曰宣者據
易義也釋文皓作皓云皓本或作顙劉作皓案皓正皓俗阮元
云顙是正字說文曰顙白兒南山四顙白首人也云半矩尺三
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者御覽人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
頭者神所居上員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
寸此注取半矩之度與彼相近賈疏云矩既二尺六寸三分寸
之二故減半爲人頭之長有此數也云柯櫨之木頭取名焉者
戴震云柯櫨以人所執之端爲頭界畫其處亦以度物案鄭意
蓋當如戴說謂柯櫨頭去人頭相倨因以取名此亦以意推之

非經義也程瑤出云宣之言發也當是起土句鈕之最句者蓋句底利發之義詩經曰迺宣迺爾篤公劉曰既順迺宣鄭注曰時耕曰宣宣之言發也釋名曰鋤迫也迫地去草也宣之句地僅半矩用以去草夫亦迫地之至矣豈宣卽鋤乎案程說亦通引易巽爲宣髮者證頭髮皓落之義賈疏云按說卦云其於人爲寡髮注寡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今易文不作宣作寡者蓋宣寡義得兩通故鄭爲宣不作寡也臧琳云易說卦巽爲木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宣黑白裸爲宣髮李氏集解作宣髮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髮爲寡髮非也據此知易本有作爲宣髮者宜明也又散也故虞以爲白周禮注與虞仲翔本正合賈疏引鄭易注云取四月靡草

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則是鮮少之義經當作寡蓋馬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寡髮鄭用馬本王弼韓康用鄭本故釋文正義皆作寡賈疏亦云今易文作寡是也禮注與易注不同者鄭先通京氏易後注賈氏易又遭黨錮事逃難注禮爲哀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然則禮注之爲宜髮京氏易也易注之寡髮賈氏易也案臧說是也今本賈疏寡宜字亦互譌茲從張惠言校正一宜有半謂之楊楊斲斤柄長二尺爾雅曰句楊謂之定疏一宜有半謂之楊者程瑤田云由宜而倨焉益以半宜則四分矩之三而爲一宜有半矣是謂之楊注云楊斲斤者據爾雅爲說斤朱董氏本余仁仲本巾箱本注疏本並作木阮元亦引說文云斤斫木斧也案賈疏述注亦作斲斤則唐本不作木

說文斤部云斲斲也木部云櫟斲也齊謂之鐵鋸一曰斤柄性
自曲者鄭此訓與說文後一義同國語齊語亦有斤櫟管子小
匡篇作鋸櫟墨子備城門篇作居櫟字通程瑤田云句櫟其著
秘也句於矩與一宣有半相應云柄長二尺者亦誤以櫟爲長
短之度也賈疏云一宣有半得長二尺者以一宣尺三寸三分
寸之一取半添之一尺得五寸三寸每寸三分得九分并前一
分爲十分取半得五分三分爲一寸餘一分摠爲六寸三分寸
之二添前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爲二尺也引爾雅曰句櫟謂之
定者釋器文今本爾雅句櫟作斲斲彼釋文載或本作櫟與鄭
所見同郭注云鋤屬釋文引李巡注御覽引舍人注並云鋤也
皆不云斲斤與鄭義異說文斤部云斲斲也與木部櫟字義

同字異案斫木之斤斫土之鉏其柄形同句曲故並有句櫪之稱據下先鄭注引蒼頡篇柯櫪則此經所云自以斤柄爲是一櫪有半謂之柯伐木之柯柄長三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櫪疏一櫪有半謂之柯者程瑤田云又由櫪而倨焉益半櫪則倨於矩而爲一矩又八分矩之一矣是謂之柯又云判其櫪爲半櫪櫪者四分一矩之三半櫪者四分一矩之一分有半以半櫪加於一櫪則出乎一矩又餘八分一矩之一矣注云伐木之柯者國語晉語韋注云柯斧柄所操以伐木周書文酌篇云九柯十匠歸林柯蓋謂車人之事也程瑤田云柯之爲言阿也句不及矩之謂也斧內以秘其倨句之外博也應之故謂之柯而因以名其秘云柄長三尺者亦誤以

柯爲長短之度也後爲車云柯長三尺墨子備穴篇云斧金爲
斫屎長三尺屎卽柯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
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太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
亦伐木斧柄長三尺之證引詩者關風伐柯文毛傳亦云柯斧
柄也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樛者證此柯樛之名蒼頡篇今佚
柯樛之文無考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
立則上僂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疏一柯有半
謂之磬折者由柯而張之益以半柯則倨於矩者尤多而爲一
矩又三分矩之二二強謂之磬折磬折者如磬之倨句也但磬氏
云倨句一矩有半二度不同者此經所說宜樛柯磬折四倨句
之形各以益半遞增成度與磬氏一矩有半專明爲磬之度異

周禮正義

禮八十五

五百四十九

然一柯有半之磬折與一矩有半之磬折數異而名不害其同也今段割圓四象限之度數以釋倨句之形一象限爲九十度是爲一矩治氏所謂倨句中矩者也倍之爲二象限爲一百八十度其半矩之宣則四十五度也一宣有半之榻則六十七度半也一榻有半之柯則一百一度四分度之一也一柯有半之磬折則百五十一度八分度之一也夫自二度以至百七十九度中凡百七十七度皆有倨句之形發斂之成無數之倨句而經止著此五者之名將謂凡物倨句必準此五者之數不得少有贏闕乎而不能也然則自二度至百七十九度其倨句之不合於此五名者亦必就此五者相近之度揆量以名之而不必以豪標之差議其不合也明矣是故此職之磬折則百五十一

度八分度之一磬氏之倨句則百三十五度二形差十六度八分度之一而皆可以磬折名之蓋此經四者益半遞增之度本非求合於磬折特以兩度所差不多遂段磬折以爲名若下文未庇之倨句磬折及匠人行奠水之磬折以參伍皆不能必協一柯有半要其形約略如是而已由此一柯有半而倨焉而爲鞀人舉鼓之倨句磬折則約百六十五度也更倨焉而極於百七十九度苟未至於百八十度之不成倨句則亦無不可以磬折名之矣故此經言磬折者文凡四見而度則有三不足異也互詳磬氏疏。注云人帶以下四尺五寸者亦誤以磬折爲長短之度也賈疏云此據人之所立磬折之儀云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据紳帶以下而言也程璠田云鄭因下記柯長二尺之云

周禮正義

禮八十五

四十一卷學社本

五百二十七

而以之釋柯之倨句等而下之遂謂櫪爲二尺宜爲尺二寸三分寸之一等而上之遂謂磬折爲四尺有五寸夫人身之磬折譬況之名也故曲禮云立則磬折言其折之倨句似磬也謂之磬折者言凡應磬之倨句者乃以磬折謂之其不以人立之倨句言也明矣案程說是也云磬折立則上倨者賈子新書容經云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是磬折之立視共立經立上益倨也引玉藻者賈疏云案彼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鄭注曰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以其人長八尺中則四尺今云三分帶下紳居二分明帶上有一分上三尺半是帶下有四尺半可知也

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司農云耒謂耒庇讀爲其穎有疵之疵謂耒下岐立謂庇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耒疏車人爲耒者山虞云凡服耜斬季材注云服牝服車之材是服耜同材故耒車亦同工也云庇長尺有一寸者賈疏云庇者耒之面但耒狀若今之曲柄杖也面長尺有一寸云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者賈疏云謂手執處爲句故謂庇上句下爲中直者三尺有二寸也人手執之處二尺有二寸也詒讓案此明採耒正身三節倨句之實度合之爲六尺六寸也耒木銳其端爲庇以貫於金耜又以繩束之以爲固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農耜厥耒耨束也是也庇長尺有一寸則耒之長當尺有一寸羸乃

木材易繫辭亦云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易釋文引京
氏云耜耒下耒也耒耜上句木也此卽先鄭所本後鄭以耜金
底木二者異材故不從蓋底爲木刺耜爲金刃柄鑿相函故底
亦可通稱耜而此經所言耜與底實異物也云玄謂底讀爲棘
刺之刺者段玉裁云後鄭易底爲刺以其銳端故謂刺猶及柅
接簿者日晉云刺耒下前曲接耜者此破先鄭說也月令注云
耒耜之上曲也耜耒之金也趙氏匠人注亦以耜爲耒金刻土
者耒底入耜者前銳利似矛戟之刺故亦謂之刺莊子胠篋篇
云耒耨之所刺是也程瑤田云據後鄭注則耜爲耒頭金上有
登以貫耒耒底卽耒末之木以納於耜登者先鄭以底爲耜之
或文然觀匠人耜廣二耜兩耜字皆不从底於車人不當異文

宜後鄭以庇爲耒木之末也案程說是也庇木耜金後鄭說最
分析耜蓋金工段氏所爲非車人所掌也庇爲木刺不可以刺
土故必沓金而後可以利發說文耒部云耒耜木部云耜耒也
耜耒耑木也重文鉞或从金台聲徐鉉謂耜卽耜字故土部訓
坡爲一亩土卽匠人二耜之伐是其證也耜卽此經之庇也許
義蓋與後鄭同故云耒耑木或體从金者以其爲亩金所沓也
徐本說文耜字注掄木字於義未備今據齊民要術所引補正
易林晉云鉞鋒耜亦與後鄭義合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
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
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疏自
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者此明耒下曲庇及上句偃句之實度

也賈疏云據底下至手執句者逐曲量之云以弦其內者賈疏云據底面至句下望直量之內謂上下兩曲之內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者賈疏云言逐曲之外有六尺六寸今弦其內與步相中中應也謂正與步相應 注云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者謂自末首兩曲以至於底端循其外曲折度之合共六尺有六寸此卽上文底與中直上句三節長度之和數也然其外底旣爲磬折而其內末首至中直三寸三寸盡處又爲曲弧形以其有句曲之減故直度少六寸以弦解其兩端適得六尺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六尺曰步此正與彼同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耒耜對文則異散文亦通畝法廣一步呂云六尺成畝卽此經與步相中之的

解也此經之義鄭賈所釋自塙近戴震所圖以弦其內爲自末首觸臑端爲直線亦最爲得解蓋人扶耒推之必前其臑自人視之前者爲外後者爲內首至臑末其空處正當耒內故云以弦其內也是外爲本體之實數內爲空中之虛數經文之弦其內正與緣其外對文外爲實度故曰緣內爲虛數故曰弦也下文所謂鋸句磬折者止就臑與中直言之至耒上句處揉曲爲弧形與車曲勢相似戴圖及漢武梁祠畫像石刻神農所持耒耜阮元所圖今山東農人所用耒形成如此並無直句磬折之異也又案司馬法六尺爲步古說並同史記商君傳治秦步過六尺者罰亦用其法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記人之異說不爲典要此經以六尺六寸

之弧曲得弦六尺以爲步法與呂覽文合義證明墳可無疑於古步法之異同矣云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者據匠人云野度以步此末爲田器弦度適得六尺故卽以之度田野也云耜異材不在數中者程璠田云庇爲木材故與耜金材異也賈疏云耜耜金廣狹要耒自長六尺不通耜若量地時脫去耜而用之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中地之耒其庇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疏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者堅地若草人之強槩柔地若草人之墳壤凡算術商功篇亦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卽柔地亦謂之畎說文田部云畎解田也云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者記耒庇倨句之中度也直庇之任力在刺耑故利推

句底之任力在耜本故利發江永云耜之入土也不必高舉惟用力推之其發土也句曲者向外非向內也詢之行中州者謂親見耕地之法以足助手蹠耜入土乃按其柄向外挑撥每一發則人卻行而後也案江說是也推謂推耜金入土月令說耕藉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也發謂發起其土以治畝匠人說爲畝云一耨之伐卽國語周語之王耕一發舊音引賈逵本發作發發伐義同一發謂一人發不合耨也凡治畝必先推而後發之推與發事相因故爲耒底必推發兩利而後爲良互詳匠人疏云偃句磬折謂之中地者如一柯有半之偃句以爲底則不直不句而無地不宜矣注云中地之耒其底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者明底與中直者如磬折其上句者與

中直者則不如磬折也調者倨句得中之謂戴震云中地謂無
不宜也宜堅不宜柔宜柔不宜堅爲不中地利推不利發利發
不利推爲不中地云調則弦六尺者直庇則贏於六尺句庇則
不及六尺惟磬折乃正合六尺之度也

